

[法] Gaston Leroux

加斯通·勒鲁 / 著

吴君 / 译



浪漫小说

经典

Le Fantôme de



歌剧 幽灵

中国文学出版社

经典

歌剧 幽灵

[法] Gaston Leroux 加斯通·勒鲁 / 著
若 / 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剧幽灵/(法)勒鲁著;吴君译. -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11

ISBN 7-5071-0590-3

I. 歌… II. ①勒…②吴…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071 号

特约编辑:徐兰君

责任编辑:文 钊

封面设计:康笑宇

歌剧幽灵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375

字数:223 千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071-0590-3/I·546

定价:18.00 元



作者简介

加斯通·勒鲁 (Gaston Leroux, 1868–1927), 法国著名作家。出生于巴黎, 原习法律, 后改行做了二十年的记者, 39岁时决定以小说创作为业, 直至59岁病逝, 共完成34部小说, 以《歌剧幽灵》最为著名。其作品类型多变, 充满奇幻诡异的想象力, 被誉为“20世纪的大仲马”。

译者简介

吴君, 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毕业, 硕士。

- 特约编辑 / 徐兰君
- 责任编辑 / 文 钊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长兄若，他虽与
幽灵毫不相关，却胜似幽灵。和埃利克
一样，他是音乐的天使。

深爱你的加斯通·勒鲁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真的是鬼?	(6)
第二章 新玛格丽特.....	(17)
第三章.....	(29)
第四章 第五号包厢.....	(38)
第五章 “第五号包厢”后记.....	(47)
第六章 魔 琴.....	(55)
第七章 侦破五号包厢.....	(76)
第八章 最后通牒.....	(79)
第九章 神秘马车.....	(98)
第十章 化妆舞会.....	(108)
第十一章 那个声音的名字.....	(121)
第十二章 暗 门.....	(128)
第十三章 阿波罗的竖琴.....	(139)
第十四章.....	(166)
第十五章 别针风波.....	(180)
第十六章 “克里斯汀娜! 克里斯汀娜!”	(187)
第十七章 吉里太太和剧院幽灵.....	(192)

第十八章	别针风波后记·····	(205)
第十九章	警官、子爵和波斯人·····	(212)
第二十章	子爵和波斯人·····	(219)
第二十一章	剧院迷宫·····	(228)
第二十二章	波斯人记事·····	(247)
第二十三章	酷刑室·····	(264)
第二十四章	酷刑煎熬·····	(273)
第二十五章	酒桶的秘密·····	(281)
第二十六章	蝎子和蚱蜢·····	(294)
第二十七章	·····	(305)
尾 声	·····	(316)

引 子

这本奇书异著讲述的是作者如何追踪调查，最后终于证实歌剧幽灵并非子虚乌有的经过。歌剧幽灵的确存在，而非如人们长期以来所臆测的只是艺术家的奇想，剧院经理的迷信，或者是芭蕾舞团女演员、她们的老母亲、剧院女工、衣帽间和门房职员这些人凭空捏造的谣传。是的，它也曾有血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只是个影子而已。

当我开始翻阅国家音乐学院所藏的档案时，我立刻发现在人们赋予幽灵的种种怪现象与那些最神秘不解，最光怪陆离的悲剧事件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巧合，我不禁为此深深震惊，这使我自然而然地想到或许可以由此及彼合理地解开一个又一个的迷团。事件的发生距今不过三十余年，因而仍不难在当年那间演员休息室里找到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的所言不容人有半点质疑。老人们历历在目地回忆起当年克里斯汀娜·达阿埃的被劫，夏尼子爵的失踪及其兄长菲利浦伯爵的死亡——他的尸体在靠近斯克里布街的湖岸找到，而湖水恰与歌剧院的地下室相通。这一连串的事无不神秘而凄惨。但是，迄今为止仍无一位证人想过应该把离奇的歌剧幽灵与这些恐怖案联系起来。

在调查过程中随时碰上的那些乍眼一看恍若天外传奇的

事件使我晕头转向，真相仍遥遥无期。我不止一次地几乎放弃这件使我筋疲力尽的工作，我不顾一切所追随的不过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幻影。然而，我最终还是证实了自己的预感，在我确信歌剧幽灵并非幻影的那一天，付出的辛劳终于得到了回报。

那天，我读了很久《一位剧院经理的回忆录》，这是本草率的作品。作者蒙夏尔曼生性多疑，在其剧院任期中，对幽灵的恐怖行径一无所知，甚至，当他自己成为金钱勒索案“神秘信封”的第一号受害者时，仍然对此事嗤之以鼻。

就在我心灰意冷地离开图书馆时，遇见了国家音乐学院的行政主任。他为人亲切，当时正与一位活跃而卖弄风情的小老头在楼梯间闲聊，他愉快地介绍我俩认识。行政主任先生对我的调查略有耳闻，而且还知晓我是怎样迫不及待地想找到当年夏尼案件的预审法官福尔先生，又是怎样徒劳地得知他已退休的消息。无人知晓这位法官后来是生是死。如今他在旅居加拿大十五年之后首次回到巴黎，想凭关系在歌剧院秘书处谋个职位。小老头子正是福尔本人。

我们大半个晚上都呆在一起，福尔讲述了他以前所了解的夏尼事件。由于证据不足，他只能把事端归结为子爵的疯狂行径，而其兄的死亡则纯属意外。不过，他相信为了克里斯汀娜·达阿埃，两兄弟间曾发生过可怕的悲剧，而克里斯汀娜和子爵的下落，他却无法交代。当然，与他谈及剧院幽灵时，他只是付之一笑。其实，他也听说过剧院里发生的种种怪事，而这些似乎足以证实在剧院最神秘的一个角落里潜居着某种特殊生命。他甚至还知道“信封”的故事。然而，他并不以为其中有丝毫因素能吸引受理夏尼案的法官。假使

当年他听过一位案发后即刻到案坦承遇见过幽灵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词，哪怕是短短几分钟，真相便会大白（这位证人不是别人，剧院的常客都与他熟识，全巴黎都叫他“波斯人”），而法官却认为此人纯粹耽于幻想。

你们一定在猜想我当时是否对波斯人的故事产生了浓厚兴趣。如果为时不晚的话，我真希望能找到他，他的证词实在是非常珍贵而特殊。经过一段时间的查访，我果真如愿以偿。他一直住在里利街的一套小公寓里，而就在我到访的五个月后，他过世了。

起初，我也半信半疑。但是，当波斯人如孩子一样胸无城府地对我讲述他个人所知的有关幽灵的一切，并不断举出幽灵存在的种种实证，尤其是幽灵与克里斯汀娜·达阿埃之间的神秘关系时，这种关系如同一线耀眼的光芒豁然照亮了幽灵可怖的命运。一切再也不容我置疑！不是的！不是的！幽灵绝非神话，它真的存在！

我知道有人会反驳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纯属无稽之谈，只要熟知那些动人的神话，再加以丰富的想象，便不难编出这种故事。所幸，除去大量信函之外，我还收集到克里斯汀娜的笔迹。在对诸多材料作过认真比较分析之后，我不再心存疑虑了。

同样，我也对波斯人的诚信度作过一番调查，发现他为人正派，根本不可能故设诡计来为难司法部门。

这时，我将手边整理的资料及自己的推断——陈述给夏尼家族里曾或多或少与当年事件有瓜葛的亲朋好友。他们为人正直，仔细听完我的分析后都深表赞同。之后，我收到了许多来自他们的诚挚鼓励，以下是节录自德将军来函的一小

段：

先生：

我自知不能过分要求您把调查结果公之于众。我清楚地记得在大歌唱家克里斯汀娜·达阿埃的失踪以及那件使整个圣日尔曼市区守丧哀悼的惨案发生前的几个星期，歌剧院的休息室里充斥着有关幽灵的流言。我相信，关于幽灵的话题一直持续到惨案的发生，而后者后来居上，成为新的注意焦点。听完您的推论后，我一直在想，如果真有可能以幽灵来解释这出惨案的话，那么请求您再度给我们讲述幽灵的真相。一些居心不良的人乐于看见这对相亲相爱的兄弟反目成仇至死，与此相比，不管幽灵最初的出现是多么神秘，也是可以理解的解释……

请相信我，云云。

于是，根据手里的资料，我再次深入幽灵生活过的广阔世界。它将这座雄伟建筑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所有映入眼帘的景象和涌上心头的感受无不证实波斯人所言。就在这时，一个惊人的发现为我的调查工作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大家还记得前一阵子为了掩埋歌唱家们的录音带，剧院地下室曾再次动工，工人们意外地挖出一具无名尸体。不过，我即刻证实那正是歌剧幽灵的死尸，并且把证据亲自交给剧院行政主任。至于报上所说的——此尸体是公社时期的一名牺牲者——我不予置评。

其实，公社时期确有不幸者在剧院的地窖里被屠杀，但并非埋在这具尸体的位置。当年巴黎遭围攻的时候，这座巨大的地宫曾用来储藏食物，而受难者的尸骨则被埋在距此很远的地方。说来真是巧合，若非这个冥冥之中安排好的发现

——为了埋葬活人的声音，却掘出了沉埋的尸体，这桩玄案可能永远无法了结。

稍后，我们会再谈到这具尸体。现在，我该结束这篇不可或缺的前言了。对以下这些人士，我要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们在事件的发展中或许只是不起眼的配角，却给了我许多帮助。他们是米华警官（曾担任克里斯汀娜失踪案的首席调查员）、前任剧院行政主任麦尔西先生、前任合唱团长加布列先生，以及前任剧院秘书雷米先生。特别要感谢卡斯特罗·巴尔布查克男爵夫人，她就是从前的小梅格（此称谓并不让她觉得难堪）剧院芭蕾舞团的当红名角，同时也是剧院幽灵专用包厢领席员——已故的吉里太太的长女。因为他们的鼎力相助，今天我才能与各位读者一起重温那段爱与恐惧交融的往事。最后，在进入这个诡异的真实故事之前，容我再向一些与本事件无关的人致谢，否则就太对不起他们了。首先是剧院现任行政当局，他们对我的调查一直给予友善的协助，特别是梅沙尔先生。其次是热衷于古迹保存，可亲又可敬的卡比恩先生，他明知我可能有借无还，还是毫不犹豫地把我夏尔·加尼的有关著作借给我。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挚友，以前的搭档克洛兹先生，他慷慨地让我借阅他的歌剧藏书，尤其是某些珍贵的绝版作品。

第一章 真的是鬼？

那一夜，巴黎歌剧院刚辞职卸任的两位经理——德比恩和波里尼为自己举行饯别晚会。六个已跳完一段“波里尔特”芭蕾舞的女演员正准备再次登场，却突然一起拥入了女主角索尔莉的化妆室。她们动作急促，神色惶恐，十分做作的叫声里充满了恐惧。索尔莉原本希望安安静静地复习待会儿的饯别致词，现在却被身后这群吵吵闹闹的女孩们弄得心烦意乱。她回过头来看着她们，担心起这场纷闹的原因来。突然，小珍丝声音颤抖地吐出了令人窒息的四个字：“真的是鬼。”说完便迅速地锁上了门。她是个大眼睛、高鼻梁、面色微红、皮肤雪白的姑娘。

索尔莉的化妆室虽装饰典雅，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除了一些必备的家什——一面活动穿衣镜，一个沙发，一个梳妆台及几个衣橱外，墙上还挂了些意大利名舞蹈家的画像及几幅版画。另外，则是她母亲留下来的一些纪念品——她经历过普勒提街旧剧院的那段辉煌岁月。而在舞团其他女演员的眼里，索尔莉的化妆室简直是天堂。因为她们只能几个人同住一间房，每天都穷极无聊地度日，不是唱歌玩乐，就是拌嘴瞎闹，再不就是打骂服装师和化妆师。黑麓子酒、啤洒、甚至朗姆酒喝个没完没了，直到就寝钟响才肯罢休。

索尔莉本是个生性多疑的姑娘，一听小珍丝说有鬼，不禁打了个寒颤骂道：“小捣蛋！”她迷信各种鬼怪谣传，对剧院幽灵更是笃信三分，这会儿当然迫不及待地要追问详情。“你亲眼看到的吗？”她问小珍丝。“没错，千真万确！”小姑娘哆嗦着声音回答道。话音未落，两腿一软便瘫倒在椅子上。

吉里太太的小女儿也在旁边，她长着乌黑的眼睛和头发，茶褐色的皮肤，个子又瘦又小。这时，她插嘴说：“如果他真是鬼，可够丑的！”“对呀！对呀！简直丑极了！”女演员们一阵附和。

接着，一群人七嘴八舌地说个不休。总之，她们所见的鬼是个全身黑衣的男子，不时出现在走廊里，随即又消失不见，就像是墙上飘进隐出似的，来去无影无踪。“反正，”其中一个较冷静的女孩说，“你在哪儿都能撞见他。”

此言不假。数月以来，这个所谓的黑衣鬼恍若幽灵一般在剧院上下出没。他从不开口说话，当然也无人敢与他对话。他忽隐忽现，不留一丝痕迹，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如何出现又是如何消失的。他来去如风，听不见半点声响，真是神出鬼没。一开始，人们还半开玩笑地嘲笑他穿得人模人样，像个装殓工，渐渐地，他的阴影覆盖了整个剧院。所有的人都声称自己曾遇见过这个怪物，甚至有人还说自己中了他的魔法，而起初那些嘲笑得最厉害的人此时也不再心安理得了。虽说黑衣鬼有意不现身，他的出现却牵涉到一些或滑稽可笑或令人悲痛的事情。这真的只是一次令人伤心的意外吗？是谁捉弄了那个女演员？粉扑真的丢了吗？而肇事者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要谈的剧院幽灵！

然而，到底有谁亲眼见到幽灵了呢？在剧院里，穿黑礼服的男士比比皆是，而幽灵与他们的最大区别是裹在黑衣里面的是一具骷髅。

至少，女演员们是这样说的。

当然，他还顶着一颗骷髅头。

这不是在说笑吧？其实，这番模样是根据剧院机械组负责人约瑟夫·布盖的描述加工而成的——他亲眼见过黑衣鬼。那一天，他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栏杆处遇上了鬼。虽不能说是鼻子撞上了鼻子——因为那鬼根本就没有鼻子——但就在刹那间，鬼迅速地消失了。这一面尽管只有短短几秒钟，却给约瑟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此后，他逢人便把这段奇遇拿出来讲一通。

“那个鬼特别瘦，简直枯瘦如柴，一身黑衣显得空空荡荡，晃晃悠悠。深陷的双眼看不出有没有眼球，反倒像骷髅头上的两个黑洞。贴着骨头的脸皮则像紧绷绷的鼓皮，不是惨白，而是更令人不寒而栗的蜡黄。他的鼻子凹陷得几乎没有，而少了鼻子的脸看上去就更吓人了。前额上垂着三四绺棕色的头发，耳后则是浓密如野兽的毛发。”

当时，约瑟夫很想跟踪那个鬼，可惜他转眼就消失了，就像会施法术一样。

在大家的眼里，这个机械组长一直是个严肃正直、中规中矩又缺乏想象力的老实人。听他的所言，大家既觉得津津有味，又觉得胆战心惊。奇怪的是，陆陆续续好些人都说有与约瑟夫相同的经历。

也有较为冷静理智的人认为，约瑟夫的奇遇一定是他的手下人在捣鬼，故意捉弄他。然而，紧接着发生的一连串令

人费解的怪事迫使最不信邪的人也开始意念动摇了。

以下这则小故事是剧院前任经理普德罗·加拉尔先生亲口告诉我的。

有个消防队长，英勇无比，天不怕地不怕，更别说怕火！一天，这位队长到剧院地下室作例行的防火设施检查。据说，这次他走得比平常要深入一些。没过一会儿，他突然出现在舞台上，瞳孔凸出，神情惶恐，全身颤抖地昏迷在小珍丝母亲的怀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他在地下室里看见一具火焰人头，以和他同等的高度不断向他靠近，人头下竟没有身体！在此，我必须重申这位消防队长可是一点都不怕火的。

他的名字叫帕潘。

于是，剧院上下再度陷入了极度的惶恐。首先，这具火焰人头竟与约瑟夫·布盖的描述迥然不同！女演员们向消防队长和机械组长两人反复询问加核对，终于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幽灵神通广大，能随心所欲地变换他的面容。如此一来，更加深了大家的恐惧感。想想看，连最英勇的消防队长都会被吓晕，这些跳芭蕾舞的年轻女孩们若真遇见了鬼，还不知会怎样。经过剧院阴暗的走廊时，几个黑乎乎的墙洞都能把她们吓得撒腿就跑。

帕潘事件的第二天，索尔莉便带着全体女演员及那帮穿紧身衣的小学员们，以保护这座受魔法诅咒的剧院为由，在剧院工作人员出入口的大厅桌上搁置了一块马蹄铁。任何非观众身份的人在进剧院之前，都必须摸它一下，否则就别想迈入剧院半步。因为不这样做，那股已经控制着从地窖到阁楼的整座建筑的魔力绝不会轻饶了他。

这块马蹄铁和整个故事一样有凭有据。哎！绝对不是我凭空捏造的。直至今日，只要从工作人员出入口走进剧院，依然能看见它还放在大厅的桌上。

由此不难体会出，今夜，这群女孩拥进索尔莉的房间时，心里是何种感受。

“真的是鬼！”难怪小珍丝会这样叫。

这一回，女孩们恐惧到了极点。索尔莉的化妆室里是一片骇人的沉寂，只有她们的阵阵呼吸声在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回荡。突然，小珍丝极度恐慌地退到房内最远的角落，颤抖着声音说：“你们听！”

然而，门外却无半点脚步声，只有一阵轻轻的窸窣，好像薄丝拂过门板一样。接着又是一片死寂。索尔莉力图要表现得比同伴们更勇敢些，她走到门口，声音微弱地问道：“是谁呀？”

但是没有回应。

索尔莉顿时感觉到屋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自己的一举一动上，只得硬逞着放大声音：“门外到底有人没有？”“这还用问吗？肯定有人！”皮肤黑黑的小梅格·吉里用手紧紧地抓住索尔莉的薄纱裙，不停地说，“上帝啊，您千万别开门！千万别开门！”

索尔莉有一把从不离身的匕首，此刻，凭它壮胆，索尔莉转动了门锁。女孩们则全部退到最靠里的角落。小梅格不住地叹息：“妈呀！妈呀！”索尔莉再次鼓足勇气，探头出去。走廊里空无一人，独独那盏蝶形煤灯透过玻璃灯罩散发着微弱的红光，原本阴森的走廊显得更加恐怖。她猛地撞上门，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